

台厦两地闽南语中外来词的语音调整与对比

——以日语和印尼语为例

郭献尹¹ 吴瑞文²

(1.台湾玄奘大学应用日语学系,台湾新竹;2.台湾“中研院”语言所,台湾台北)

摘要:由于历史因素,台湾闽南语和厦门闽南语都有相当丰富的外来语借词。台湾闽南语的外来语借词大多数借自日语,厦门闽南语则借自印尼语。外来借词为了融入闽南语,在语音上必然有所调整,调整的方式包括辅音对当、语音中插、音节删略、近似音替代以及超音段转译。从对比来看,台厦两地闽南语的外来语借词都经历过相同的语音调整程序,只是由于来源与语音系统的不同,而有若干差异。“视字读音”则是台湾闽南语独特的现象,这是受书写系统制约而产生。厦门闽南语的印尼语借词存在书写系统上的差异,便没有这个现象。

关键词:闽南语;日语;印尼语;语言接触;语音调整;语音对比

一、前言

台湾于二次大战时,历经五十年的日本统治,使得台湾闽南语里融入了许多日语外来词。这些词汇至今仍被使用,可说是台湾本地闽南语的一大特色。有关外来词的定义,姚荣松(1992)区分“借词”与“译词”两个不同的概念。借词是指“语音形式取自另一种语言的词汇”;译词是指“翻译或模仿另一个语言概念的词汇”^[1]。

举例来说,淡水知名的小吃“阿给(a55 geh32)油豆腐冬粉”^[2]属于借词,源自日语的“(揚げ(age))炸的食物”^[3],除借用日语的发音外,词义上有了改变。此外,我们午餐常吃的“便当(pi-an11 tong55)便当”亦来自日语的“(弁当(bento))便当”,同时借用了日语的发音与部分字形。而现代人生活上不可或缺的“电脑”和“手机”则属于译词,表达一种现代文明科技产物的概念。有学者认为借用发音与字形的借词,才是真正的外来词,译词不包含在内。本文同意这样的判断,因此讨论的范畴仅限于日语的借词。以日语而言,其本身也有外来词(即借词),这些外来词在进入日语后,成为日语词汇的一部分。因此以下我们将日语借给台湾闽南语的词汇区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日语外来词,这是指日语近代从欧美借入的词汇;第二类是日语固有词,这是指日本固有的词汇^[4]。

有关台湾闽南语里的日语借词研究中,村上嘉英(1986)将114个日语借词分为三类:(1)直接将日语音译过来的借词;(2)用台湾闽南语读日语汉字,且现代汉语也有的借词;(3)用台湾闽南语读日语汉字,但现代汉语没有的借词^[5]。其中,(1)为借用语音的借词;(2)与(3)为借

作者简介:郭献尹(1976~),男,台湾台北人,台湾玄奘大学应用日语学系助理教授;吴瑞文(1975~),男,台湾新北人,台湾“中研院”语言所研究员。

用字形的借词。陈丽君(2000)探讨台湾闽南语里日语借词的型态、语义及语音,并以社会语言学的观点切入,实际调查85个日语借词被使用的情形^[6]。

综合以上所述,台湾闽南语里的日语借词可以分为(1)借用日语汉字字形者,如“(口座)(khau55 tso33)户头”;(2)借用日语语音者,如“赖打(lai53 tah32)打火机”;(3)借用字形及语音者,如“(味噌)(bi55 sooh32)味噌”。笔者将其归纳为(表1,“+”代表“有”“-”代表“无”)。

表1: 台湾闽南语里的日语借词与词例^[7]

借用字形者	借用语音者	词例
+	-	[口座](khau55 tso33)户头
-	+	赖打(lai53 tah32)打火机
+	+	[味噌](bi55 sooh32)味噌

本文从对比观点比较台湾闽南语与厦门闽南语中外来语借词的语音调整策略,并归纳出两地闽南语对于多音节语言语音调整的异同。本文分为五节,包括:前言,日语借词的类型,台湾闽南语对日语借词的语音调整策略,厦门闽南语对印尼语借词的语音调整策略,结论。

二、日语借词的类型

有关台湾闽南语里的日语借词,依据学者的分类及统计,有所不同。以《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辞典》为例^[8],辞典里设置了“附录”页面,其下有“外来词”的栏目。目前一共收录172个日语借词,多为日常生活里常用的词汇。其中,“卡桑(kha51 sang11)”与“卡酱(kha51 tsiang11)”分别表示对母亲尊敬或亲昵的称呼;“黑轮(oo33 lian51)”与“甜不辣(thian35 pu55 lah32)”为台湾不同地区对台式天妇罗的称呼,实为170个词汇。笔者将其整理,依食、衣、住、行、育乐及其他分为六类:

1. 与食有关的借词:包含食物、饮料、调味料、水果、零食等,计33个词。例如:“黑轮(oo33 lian51)台式天妇罗”“那姆内(la33 mu55 neh32)弹珠汽水”^[9]“哇沙米(ua33 sa55 bih32)山葵、芥末”等。

2. 与衣有关的借词:包含发型、衣装、配件等,计22个词。例如:“□□(siat5 tsuh32)衬衫”“西米罗(se33 bi55 looh32)西装”“□□(khoo51 too11)大衣、外套”等。

3. 与住有关的借词:包含建筑物、建材、居家设备等,计19个词。例如:“□□□(hoo33 te55 luh32)饭店、旅社”“孔固力(khong11 ku33 li53)混凝土”“风吕(hu55 looh32)浴室、温泉、澡堂”等。

4. 与行有关的借词:包含交通工具、车子零件等,计18个词。这些词均为日语外来词,尔后再传入台湾闽南语。例如:“拖拉库(thoo33 la55 khuh32)卡车”“□□(moo51 tah32)马达”等。

5. 与育乐有关的借词:包含运动、舞蹈、乐器、玩具、比赛用语等,计26个词。例如:“□□□(pha33 tshin51 gooh32)小钢珠、柏青哥”“□□(phing35 phong51)兵乓球”“□□(thang51 gooh32)探戈”等。

6. 无法归类在前五项的其他借词:包含日常用品、称谓、职业、植物、疾病、表示动作或情感的用语,计54个词。例如:“开麦拉(kha33 me55 lah32)照相机”“□□□(a33 ni55 khih32)黑道大哥、老大”“□□□(lai35 tsio51 bu11)安全、没问题、放心”等。

以上收录的172个词汇里,108个为日语外来词;64个为日语固有词,后者比例不到四成。由此可知,就台湾闽南语日语借词的类型而言,所借入者多半为日语外来词。

三、台湾闽南语对日语借词的语音调整策略

台湾闽南语的日语借词,在发音上有不少特色,倘若能够掌握并了解这些发音现象,便能大大有助于理解日语借词的读法。

1. 辅音对当

台湾闽南语的塞音具有不带音不送气辅音、不带音送气辅音及带音不送气辅音。例如:技(ki33)、柿(khi33)、义(gi33)。另一方面,日语的塞音里,没有不带音送气与否(即k与kh)的对立;而是带音与否(即kh与g)的对立。然而日语借词进入台湾闽南语后,不带音送气辅音会变成带音不送气辅音(即kh变成g)。简言之,就是不带音辅音会变成带音辅音,但这仅限于塞音。例如“(パチンコ[phatçin̄kho])小钢珠、柏青哥”的“kho”,有些人会发为“ko”。并且受到前接舌根鼻音“ŋ”的影响,转成带音(即kh变成k再变成g),这与日语的连浊现象相同^[10]。因此,该词汇的台湾闽南语读为“pha33 tshin51 gooh32”,也有人读为“pha33 tshin51 koooh32”。

2. 语音中插

日语里具有元音清化的音节,该音节的元音会产生弱化。由于台湾闽南语没有这样的音变现象,因此借入后,以语音中插喉塞音取代元音清化的音节。例如“(奥さん(okusan))对他太太的尊称”的台湾闽南语读为“ooh55 sangh32”,也有人再进一步删去入声,读作更简单的“oo53 sang11”。此外,该词汇的语义也发生改变,变成女士的意思。由于台湾闽南语本身已经有“某(bo53)太太”的说法,可以用在称呼自己或他人的太太,于是这个借词仅用在对陌生女性的尊称。

3. 近似音替代

当A语言向B语言借用词汇,倘若采取借用语音的方法,就会发生近似音的替代现象。这是由于采用近似音对借用方(指A语言的使用者)来说,比较好发音的缘故,当然台湾闽南语的日语借词也不例外。以下举例说明:

首先,“□□□□(o33 si44 mo44 lih32)湿毛巾或湿手帕”来自日语的“(お絞り(oshibori))”。台湾闽南语的/b/这一音位存在两个有定分音,即[m]及[b]两个读音。/b/的分音出现的语音环境为:[m]后接鼻化元音;[b]后接非鼻化元音,两者互补分布,可用以下公式表示:

/b:[m]/_鼻化元音 例如:面(mi33)面

[b]/_非鼻化元音 例如:味(bi33)味道

换言之,当台湾闽南语借用这个词汇时,有人读为“o33 si44 mo44 lih32”,即b变成m,o产生鼻化。也有人读为“o33 si44 bo44 lih32”,即使用近似日语的b,o不产生鼻化。两者均为正确的读法,只是依个人或地区发音习惯有些微的不同。

其次,“黑轮(oo33 lian51)台式天妇罗”来自日语的“(おでん(odenn))”;“□□□(lai35 tsio51 bu11)安全、没问题、放心”来自日语的“(大丈夫(daijobu))”。由于台湾闽南语的辅音系统里,并不存在舌尖带音塞音/d/,因此使用舌尖边音/l/替代。对于台湾闽南语的母语者来说,更好发音。

4. 音节删略

日语借词进到台湾闽南语后,某些词汇产生了音节删略的现象。例如“(コンクリート

(konkurito)混凝土”变成“孔固力(khong11 ku33 li53)”,删去了长音与“to”一个音节。台湾闽南语又将“阿搭马(a33 ta55 mah32)头部、头脑”与“孔固力(khong11 ku33 li53)混凝土”两个日语借词结合,造了“阿搭马孔固力(a33 ta55 mah32 khong11 ku33 li53)”一词,用于形容一个人头壳很硬、不懂变通的意思。“(気持ち(kimochi))心情”变成“起毛(khi55 mo55)”,删去了“chi”一个音节。“起毛(khi55 mo55)”再与台湾闽南语结合,有了“起毛媪(khi55 mo55 giang55)心情好”及“起毛穉(khi55 mo55 bai53)心情差”的造词。“(スコルク(sukonku))比赛未得分、全盘皆输”变成“杠龟(kong53 ku55)”,则是省略第一个音节“su”。在台湾,这个词常用在赌注全输的情况,或是指一再失败之意。

5. 超音段转译

日语借词的超音段特色,就是不管音节数的多寡,声调有落在倒数第二音节的倾向,本文里称为“超音段转译”。例如原本日语里没有重音的“(桜(sakura))樱花”变成“sa33 ku55 rah32”“(お土産(omiyage))纪念品”变成“oo33 mi55 ya55 geh32”。有重音的“(トマト(to`mato))番茄”^[11]变成“ta33 ma55 toh32”“(チョコレート(chokore`to))巧克力”变成“tshio33 kho55 le53 toh32”。总的来说,日语借词的重音在末尾两音节呈现先高再低的倾向(即声调落在倒数第二音节)。根据日语借词的读音表现,显然重音也是影响闽南语日语借词的一个重要因素。还可参看以下例证:

音节结构	日语	台湾闽南语	意义
CVCV	sushi`	su55 sih32	寿司
CVCV(C)V	ra`jio	la33 ji53 ooh32	收音机

关于闽南语日语借词的声调趋势,陈丽君(2004)认为这是来自日本殖民时期的影响,当时被征召来台的国语教师里以九州及四国的人为最多。这样的语言接触,使得台湾闽南语的日语借词声调与鹿儿岛方言的重音一致^[12]。陈冠霖(2016)也有类似的想法,他认为除了鹿儿岛方言的影响外,另一个可能是汉语词汇最末音节通常是第四声(即从高往下降)的缘故^[13]。然而,郭献尹、刘艳、张喆(2021)的调查中,发现中国大陆江苏省的日语学习者不管就听辨或产出来看,日语词汇的重音也往往有声调落在倒数第二音节的倾向^[14]。因此,台湾闽南语的日语借词声调落在倒数第二音节的原因有必要再进一步探究。

上述(1)~(5)为借用日语发音,而产生语音变化的借词。以下(6)则为借用日语汉字的字形,却采用台湾闽南语发音的借词,本文里称为“视字读音”。

6. 视字读音

所谓视字读音,是指看着日本汉字,读出台湾闽南语本身的音读。这类日语借词的基本要件是必须有汉字可以写,进入台湾闽南语的时候,民众是同时透过日语发音和日本汉字两种媒介来获取这些借词。从现象上来看,由于日语本身的外来词原则上从不使用汉字标示,所以本类的日语借词皆为日语固有词。“(出張(shutcho))出差”的台湾闽南语依日语汉字的字形,读作“出張(tshut53 tiunn55)”^[15],语义不变。“(放送(hoso))广播、播放”读作“放送(hong53 sang31)”,其词汇语义扩大,有广播、宣传或宣扬之意。“(注文(chumon))点菜、订货”读作“注文(tsu53 bun35)”,其词汇语义缩小,只用在订货及订购上。“(脱線(dassen))火车出轨、言语或行为偏离正轨”读作“脱线(thuat53 suann11)”,其词汇语义转移成形容一个人个性散漫、态度不积极的样子。这种日语借词因为语境的关系,其语义会产生改变,包含语义的扩大、缩小及转移,可以用(表2)表示。

表2 日语借词的语义变化

语义变化		日语	台湾闽南语	意义
A. 语义不变		出張 (shutcho)	出張 (tshut53 tiunn55)	出差
B. 语义改变	B-1. 扩大	放送 (hoso)	放送 (hong53 sang31)	广播、宣传或宣扬
	B-2. 缩小	注文 (chumon)	注文 (tsu53 bun35)	订货、订购
	B-3. 转移	脱線 (dassen)	脱线 (thuat53 suann11)	个性散漫、态度不积极

四、厦门闽南语对印尼语借词的语音调整策略

本节比较厦门闽南语与台湾闽南语两地外来语借词在语音上的调整,进而初步观察两地闽南语针对外来语调整的策略与方式。

上面提到,由于日本殖民的历史,影响台湾最大的外来语是日语,因此台湾闽南语中有大量的日语借词。至于厦门闽南语中的外来语借词,来源包括印尼语、马来亚语、日语和英语等,其中借用数量最多的是印尼语^[16]。厦门闽南语中印尼语借词的来源,乃是福建为重要的侨乡,使用闽南语的汉人移居印尼、马来西亚等地,不但带回当地重要物资及经济成果,也带回了当地的语言。因此,厦门闽南语中存在为数甚多的印尼语借词。关于厦门闽南语中的印尼语借词,李如龙(1988)曾经有过相当充分而全面的探讨^[17]。根据他的考察,厦门闽南语中的印尼语借词共有90个,其中名词(与名物有关者)45个、动作性状及其他36个、另附可能借自英语,但也可能借自印尼语的词汇9个。

从跨语言观点来看,外来语借词进入移借语时,必须符合移借语本身的语音结构,倘若外来语和移借语两者结构不同,则必然会经过一番调整。印尼语在系属上属于南岛语系。同时印尼语属于多音节语言,与日语相同,换言之,印尼语允许(C)VCV(C)这类音节结构。不过与日语不同的是,一个印尼语音节既容许以辅音结尾(例如:kapas,棉花、棉制品),也容许以元音结尾(例如:bali,高等船舱)。日语则完全是开音节的语言,也就是只允许以元音结尾。

就实际语音来看,印尼语的存在不带音辅音与带音辅音的对立,并且不带音辅音是不送气的,带音辅音也是不送气的。例如印尼语 taut(关闭、闭合)与 duit(铜板、金钱)。这与日语不带音辅音必然是送气的,而带音辅音必然是不送气的情况迥然不同。在重音方面,印尼语的重音一般落在倒数第二音节,至于CVCV这类双音节词则落在音节首。整体而言,印尼语的词汇重音仍受整个语句结构及韵律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有鉴于此,我们下文不另标注印尼语词汇重音。

根据李如龙(1988)的材料同时比照本文上面对日语借词的分析,我们同样可以将印尼语进入厦门闽南语的语音调整归纳为五类:(1)辅音对当;(2)语音中插;(3)音节删略;(4)近似音替代和(5)超音段转译。底下——说明:

1. 辅音对当

印尼语辅音具备不带音不送气和带音不送气的双向对立,闽南语则有不带音不送气、不带

音送气和带音不送气的三向对立。由此可以推测, 印尼语词汇进入闽南语时, 在辅音上可以如实地对应。例如:

	印尼语	厦门闽南语	意义
(1)A	pasar	pa33 sat32	市场(巴刹)
(1)B	bali	ba33 li35	上等船舱
(1)C	kari	ka33 li55	咖喱(粉)
(1)D	gudang	gu11 lang35	仓库、栈房

不过既然是外来语借用, 那么在借用过程中不免有些例外情况。例如底层商店或住家门口上有天花板遮蔽的人行道(骑楼), 厦门闽南语称为 *goo11 kha33 ki31*(五骰记)。印尼语词汇是 *kaki lima*, *lima* 是数字五, *kaki* 是人行道。*kaki lima* 这个词在借入厦门时, 音节首的 *ka* 例外地读为送气 *kha*。数字词 *lima* 则是透过意译方式翻译为“五”, 并改放到音节首, 以符合汉语的词汇规范。

2. 语音中插

这是指印尼语多音节词汇在借入厦门闽南语的过程中, 受到汉语单音节化的影响, 被调整为具备喉塞音(入声)音节的现象。印尼语并没有类似日语元音清化的现象, 因此这类语音中插往往是由于印尼语词汇中原有的辅音弱化甚至消失所带来的补偿作用, 也就是抵补音长。除此之外, 也不乏因应印尼语本身重音需求, 而加入了喉塞音。举例如下:

	印尼语	厦门闽南语	意义
(2)A	taut	tauh32	关闭、闭合
(2)B	agak	a55 gah32	推测、估约、揣度
(2)C	buaya	buah11 a53	鳄鱼
(2)D	kaya	ka33 iah55	富裕、富有
(2)E	cilaka	tsih55 lah55 kah32	倒霉、糟糕、出故障

以上(2)A、(2)B、(2)C分别是音节末辅音-t及音节中辅音-y-弱化后, 因而产生喉塞音h。(2)D则是 *kaya* 这个词整个词为高的平调, 因而厦门闽南语将末一音节戴上喉塞音h, 声调则是阳入高调的55。(2)E是个相当有趣的词汇, *cilaka* 中前两个音节持续高调, 最末一音节为降调, 为了凸显这个词的重音对比, 厦门闽南语以阳入高调55呈现前两个音节, 以阴入降调32呈现末尾音节。然而在印尼语中, 这个词汇是个单纯CVCVCV结构的词。

3. 音节删略

从多音节语言(日语或印尼语)借入词汇到单音节语言, 最常见的音节结构调整方式就是删略, 也就是简化音节结构。例如:

	印尼语	厦门闽南语	意义
(3)A	duit	lui55	钱、铜板
(3)B	baur	bau31	融合、混合、混杂
(3)C	lorot	lut32	跌落、滑下
(3)D	belacu	ba35 tsu55	未漂洗的粗白布

(3)A、(3)B的音节删略, 是音节末辅音t、r完全丢失, 不留痕迹。(3)C、(3)D则是删除音节内的-or-和-el-, 都起了将印尼语的多音节词汇简化的效果。

4. 近似音替代

印尼语和闽南语是两种不同语系的语言, 语音系统有同有异, 因此在移借的时候, 也会产

生近似音的替代。印尼语借词在闽南语中的近似音替代现象,最常见的是在音节首或音节中/d/~l/、/r/~l/、/n/~l/的转换,也就是印尼语的带音舌尖塞音/d/、大舌颤音/r/和舌尖鼻音/n/,当处于非音节末位置时,在厦门闽南语全部以辅音/l/来替代。例如:

	印尼语	厦门闽南语	意义
(4)A	lompong	long33 pong55	空虚、亏空
(4)B	duit	lui55	钱、铜板
(4)C	durian	liu33 lian35	榴莲
(4)D	sarung	sa33 long35	沙龙、马来人常穿的一种裙子
(4)E	numpang	long33 pang55	依人餬口,在他人屋檐下寄宿共食

A是印尼语/l/对应闽南语/l/,属于一般常规对应,在这里是对照组。B是/d/~l/的转换,C是/d/~l/和/r/~l/的转换,D是/r/~l/的转换,E则是/n/~l/的转换。经过这个转换,印尼语借词中原先有分别的四类辅音/l/、/d/、/r/、/n/,在厦门闽南语借词中就完全没有区别,都是/l/了。便披上了厦门闽南话的外衣,融入了厦门闽南语的词汇中。

5. 超音段转译

印尼语是多音节重音语言,重音一般落在倒数第二音节。厦门闽南语是单音节的声调语言,因此在印尼语词汇被借入时,必然会经历音节切分及赋予声调这两个基本程序。例如:

	印尼语	厦门闽南语	意义
(5)A	lompong	long33 pong55	空虚、亏空
(5)B	numpang	long33 pang55	依人餬口,在他人屋檐下寄宿共食
(5)C	kari	ka33 li55	咖喱(粉)
(5)D	sarung	sa33 long35	沙龙、马来人常穿的一种裙子
(5)E	durian	liu33 lian35	榴莲
(5)F	bali	ba33 li35	上等船舱
(5)G	agaka55	gah32	推测、估约、揣度
(5)H	pasar	pa33 sat32	市场(巴刹)

从目前搜集所得的印尼语借词来看,多音节词汇借入之后,第二音节多数是高调或高升调,例如A~F。少数为低降调,如G、H。根据已有的词汇,一个可能的推测是:当音节末为鼻辅音或元音的音节,借入后倾向读为高调或高升调;当音节末为辅音时,借入后倾向读为低降调。本文认为,这无疑是受到闽南语固有的阴入调影响,在不为外来语而另外增加调类的前提下,以阴入调来容纳印尼语借词,不需增加音韵系统的负担。

最后,从书写系统来看,日本由于早期受到汉族文化圈的笼罩,吸纳了相当多汉族元素,其中一项就是汉字。因此,台湾借词中有一部分以日文汉字而读出闽南语读音(例如出张、放送、注文、脱线)等现象,也就是“视字读音”。相对地,印尼并未受到汉字文化的影响,印尼语借词是以华侨口耳相传方式进入厦门闽南语。印尼语既无汉字传统,后来制定的书写系统也是罗马字,因此就不存在“视字读音”这个情况。由此可知,台湾闽南语日语借词中的“视字读音”,乃是特定语言及特定时空下的产物,别具特色。

五、结 语

本文回顾了前人研究对日语借词的定义及分类,将日语借词分为日语外来词与日语固有词。以《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辞典》收录的日语借词为例,依食、衣、住、行、育乐及其他分为六类,归纳出台湾闽南语里日语借词的类型与数量。结果发现,这些日语借词多为日常生活里常用的词汇,同时日语外来词占了较高的比例。

此外,本文也探究了日语借词的发音现象。在语音策略及调整上,本文归结为:辅音对当、入声添加、音节删略、近似音替代以及超音段转译等五个方面,藉以呈现借入之后产生的语音变化。另一方面,台湾闽南语借用日语汉字字形的借词(指日语固有词)以台湾闽南语读字。由于有汉字为媒介,因此在语境的影响下,这类词汇的语义往往产生变化,并有语义的扩大、缩小及转移三种情况。

本文同时也以厦门闽南语中的印尼语借词为对象,从语音策略及调整的角度进行观察,可以发现厦门闽南语中的印尼语借词也跟日语借词相同,具备相似的语音变化。唯一不同的是,印尼语早期没有汉字传统,后期又以罗马字为书写系统,因此不存在“视字读音”这个现象。

本文探讨台湾闽南语日语借词现象的同时,也将厦门闽南语印尼语借词的现象纳入比较,其中固然存在若干差异,但也有相当多的共性。这类研究对于语言接触、音韵调整、结构变迁等共时与历时议题有一定的重要性。语言接触、词汇移借不只是闽南语,闽南语中的外来词也不只来自日本与印尼,这类语词的探索,对于语言历史本身也有帮助,值得以后深入探讨。

注释:

- [1]姚荣松:《台湾现行外来语的问题》,《师大学报》1992年第37期。
- [2]本文里台湾闽南语词汇的罗马拼音依据台湾闽南语罗马字拼音方案。此外,表示台湾闽南语读音的汉字为一般俗用或笔者认定。无法标示为汉字者,采用“□”表示方块字的音节。声调方面采用调值(阿拉伯数字)标记,记音也由笔者判断。
- [3]本文里日语词汇以()表示,其内标示赫本式罗马拼音,避免与现代汉语的词汇混淆。
- [4]这也包含日语历史上从中国借入的汉字音,如吴音、汉音、唐音等。
- [5]村上嘉英:《台湾闽南方言中来自日语的外来词》,《天理大学学报》1986年第148号。
- [6]陈丽君:《台湾日语借用语之意义与使用的考察》,《台湾语言与语文教育》2000年第2期。
- [7]表格中不存在均为负号(-)者,表示没有借入语音也没有借入字形的情形。即未发生借用或是译词,不在本文讨论之范围。
- [8]检索自:https://twblg.dict.edu.tw/holodict_new/《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辞典》。2021年4月25日。
- [9]“那姆内”来自日语的(ラムネ(ramune)),原为柠檬水(即lemonade)的谐音。
- [10]有关日语连浊现象的讨论,请参考郭献尹、吴瑞文:《日语清辅音浊化现象之考察—「田」的个案研究》,《现代语言学》2017年第5卷第2号。
- [11]本文里日语词汇的重音以“ˈ”表示。
- [12]陈丽君:《台语中的日语借词》,《南台应用日语学报》2004年第4号。
- [13]陈冠霖:《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2型アクセント」の生起の要因についての一考察》,《日本語・日本文化研究》2016年第26期。
- [14]郭献尹、刘艳、张喆:《中国学习者四音拍和语名词重音的感知与产出问题》,《语言学》2021年第3卷第1期。
- [15]由于此类借词直接使用方块字发音,会有标示本调或变调的问题。本文里以实际读音为原则,采用标示变调的方式。

- [16]周长楫、欧阳忆耘:《厦门方言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20页、第260页。
 [17]李如龙:《闽南方言和印尼语的相互借词》,《中国语文通讯》1988年第十辑。

(责任编辑 马睿哲)

The Phonetic Adjustment and Contrast of Loan Words in Minnan Dialect between Taiwan and Xiamen: Taking Japanese and Indonesian as Examples

Guo Xianyin Wu Ruiwen

Abstract: Due to historical factors, Taiwan and Xiamen Minnan dialects both have a wealth of loanwords from foreign languages. Most of the loanwords in Taiwan Minnan dialect are borrowed from Japanese, while those in Xiamen Minnan dialect from Indonesian. In order to integrate loanwords into Minnan dialect, the phonetics must be adjusted. The adjustment strategies include consonant matching, phonetic insertion, syllable deletion, substitution of similar phonemes, and super-segmental translation. In view of contrast, both of their loanwords have undergone the same phonetic adjustment process, but there are also some differences due to the different phonetic systems of the source language. "Shi Zi Du Yin" (reading Chinese characters of Japanese in Taiwan Minnan dialect) is a unique phenomenon of borrowing Japanese words, caused by the sharing of the writing system, while such phenomenon does not exist in Xiamen Minnan dialect, for the writing systems of Indonesian and Xiamen Minnan dialect are different.

Key words: Minnan dialect; Japanese, Indonesian; language contact; phonetic adjustment; phonetic contrast

订 正

本刊2021年第2期刊发吴可文《福州鳞次山房的文采风流》一文,其93页页脚“基金项目”应增补一项:“2020年度福州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项目:福州现存文人古厝文史价值研究”(2020C18)。特此订正。

本刊编辑部